

■热点追踪

在多元与融合中寻求共识

——国际博物协博物馆新定义研读有感

张颖岚

近日,在海内外博物馆界同仁的共同关注下,国际博协布拉格全体大会以92.41%的高票通过了新的博物馆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A museum is a not-for-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at researches, collects, conserves, interprets and exhib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pen to the public,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museums foster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y operate and communicate ethically, professionall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offering varied experiences for education, enjoyment,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这是在经历了2019年京都大会搁置挫折之后,国际博协寻求行业共识与自我认同的又一次努力,也是当今国际博物馆界在面对内、外部多元化诉求压力,以及不同行业间跨界融合发展的挑战之下,适时做出积极响应的一次成功尝试。

新定义形成过程与定义本身同等重要

成立于1946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次年即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涉及博物馆领域的重要合作方,并逐渐得到各国博物馆同仁的认可与支持,成为促进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国际博协在行业内的权威地位,与它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持之以恒地通过完善地方性和专业性组织机构、推进与博物馆相关的活动、引导行业发展方向有着紧密的关系。三年一次的国际博协全体大会,每年一次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等,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进了全球博物馆的发展,也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博物馆的广泛响应。国内外博物馆对国际博协新一轮博物馆定义修订工作的持续关注,也是基于对该组织权威地位的高度认可。从这一点来说,此次历经六年、先后两轮审议程序,三分之二以上分支机构参与的修订过程,更加凸显了国际博协在行业内的核心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博协每一轮博物馆定义 的修订,实际上就是国际博物馆界自我审视与反思的过程。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自1946年以来不同版本的博物馆定义,就会发现,不同时期博物馆对自身的认知与定位,以及公众对博物馆的期望,大都反映到这些不同版本的定义文本之中。此轮博物馆新定义 的修订之所以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全球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信息技术带来的交流传播方式的巨大改变等,使博物馆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新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博物馆“定力”与“活力”的平衡,是国际博物馆共同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存在“分歧”的积极意义,它实际上也意味着博物馆发展中的多元路径与不同面向。通过此次修订,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身处内外部变化之中的博物馆未来“路在何方”。

在本次新定义 的修订过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定义产生过程中的协商机制。2019年京都大会之后,国际博协于次年重新启动新定义 的修订程序,并精心设计了相关程序与环节,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在经过12个步骤4轮协商,以及126个分支机构的积极参与下,通过对96个有效回复中数千个术语/概念进行精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遴选、汇总和协商后形成了五个备选方案,再以“五选二”“二选一”的方式最终形成提交大会表决的文本。正是这一严谨而公开的程序设计,使新定义 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与支持。事实上,即使是2019年提交京都大会的“定义”方案,它的产生也是经过了较长的酝酿过程,其中包括37组近900人参与的“圆桌会议”讨论,以及结构化研讨模式和程序化工具包,所形成的录音和视频数据库可以作为研究当代博物馆自我认知的重要资料。这一过程是国际博协“积极倾听的过程”,也是国际博物馆界“求同存异的过程”。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2019年京都大会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与会代表同意延迟对新定义 的投票,这一结果客观造成了一种内部“割裂”的态势,也给关注博物馆发展的社会公众带来困惑。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势必会影响国际博物馆的权威地位。2022年新定义 的高票通过,对于国际博协而言也是一次消弭分歧的“缝合”过程。

新定义是基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所谓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逻辑学的定义方法有几种不同方式,主要目的是界定一种事物“是什么”。定义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通过划定清晰的边界,实现“身份识别”,也就是标识某种事物的“唯一性”。

就博物馆的定义而言,第一层面是说明博物馆“是什么”“做什么”,之后才是第二层面的“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以及“有什么价值与意义”。2022版定义中具有“身份识别”作用的关键句,就是“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的作用就是解决博物馆“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实体属性(entity)。通过与2007版定义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除了具体用词和表述方式略有不同之外,基本含义是相似的。而与此相比,京都大会被搁置投票的博物馆定义提案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未能用简洁的语句准确说明博物馆区别于其他机构的本质特征,而是将定义的最主干内容采用了过于泛化的表述方

式,因无法进行身份唯一性的识别而遭到了普遍质疑。从这一点来说,2022版定义保留了2007版定义的基本内核,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在若干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

除了这个基本内核外,2022版定义的亮点就是在“怎么做”“有什么价值与意义”等方面的新发展,也就是博物馆的“价值”(values)和所提供的“体验”(experiences)。在“价值”方面,主要包括“可及性”“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等,其中的部分内容也是2019年草拟“定义”想要重点突破与阐发的。之所以在2022版定义中继续得以体现,主要是因为这些关键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推荐过程而产生的,反映了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大多数博物馆界同仁所关注与思考的内容。在“体验”方面,2022版定义在2007版基础上,增加了“深思”(reflection)和“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前者更加强调公众在博物馆参观活动中的主动性,而后者则是对博物馆与观众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除了上述新突破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新变化。比如说,2022版定义的核心句中,将“研究”放在了博物馆工作的“首位”,原因一是在于“研究”一词获得了93%的提名。这种共识其实也反映出博物馆同仁的认知:“研究”是赋予对象意义的一个“博物馆化”的过程,是博物馆藏品成为展品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阐释”与“展示”“教育”的重要基础。

此外,在2022版定义中强调“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这一提法引入了伦理学的观念,颇具新意。众所周知,在早期博物馆的收藏过程中,一些藏品来源的合法性值得怀疑,这也成为近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博物馆之间争议的热点。除此之外,博物馆在阐释、展示过程中,以什么样的立场来解读展品信息,也会因主观视角的不同而出现很多分歧。将伦理观念强调性地引入博物馆的工作领域,让博物馆界重视这类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更符合道德规范与伦理界限的工作原则。在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角色的建议书》中,就有多处原则建议涉及伦理道德、职业规范,如原住民藏品的管理与返还、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等内容。2022版定义对“伦理道德”的再次重申,是对这一方向的进一步强化。

对博物馆新定义的思考与期待

如前所述,2022版定义是国际博协面对内外部多元化诉求压力,积极回应跨界挑战,寻求行业共识的一次成功努力,也是一个在充分尊重传统与现实的前提下,经过多方博弈、求同存异之后的阶段性成果。因此,还是有一些方面值得再深入思考的。

首先,2022版定义的产生是一次妥协与折中。正如安来顺先生所说,“博物馆新定义……归根到底是各方诉求平衡的结果,甚至是关于博物馆的一些儿近于“没有瑕疵”的关键性认知。”经历过2019年挫折的国际博协,如果再不考虑现实、面向实务,势必会使因定义修订所产生的内部分歧进一步放大。所以,此次定义修订的总体基调是“守成”基础上的审慎“创新”,这也给博物馆定义在未来的进一步更新留下了余地与想象的空间。

其次,为了求得更广泛的支持,也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2022版定义 的文本内容,主要还是依据各分支机构对关键词的推荐计票方式而产生的。这种开放、民主的程序固然值得赞赏,但如果在操作过程中过于机械,主要依据得票多少进行文本措辞的遴选与排序,而不是遵循事物本身的逻辑规律,有些表述则会令人费解。此外,这次历时六年两轮的定义修订过程,本身应当是一个通过公众广泛参与以扩大博物馆影响力的好契机,但目前看来,其中的大部分环节与程序还都是在行业内部开展的,公众的参与非常有限,未免有点遗憾。

第三,2022版定义与2007版定义中关于博物馆对象(object)的描述方面存在一些区别。在2007版定义中,是表述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这一表述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角色的建议书》中被沿用。而在2022版定义中,则界定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年“二选一”环节的另一个备选方案,表述则为“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如果单纯从语义方面理解,2022版定义未清晰明确地将“自然遗产”包含其中,在博物馆工作对象的范围方面是有所收缩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出于简洁考虑,用“遗产”这个更宽泛的概念涵盖了“文化与自然遗产”,但还是有可能引起歧义和不同的解读。

第四,2022版定义为了便于各国对博物馆这类机构的认定、管理和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采用了一个划定了清晰边界、具有可识别性,但却更具封闭性的实体属性表述,但是对于目前方兴未艾的“类博物馆”等行业发展新业态,以及以虚拟藏品为主体的收藏、展示机构等,在界定其机构属性与类型时,却可能会遇到操作层面的困难。综上所述,国际博协“博物馆”新定义的产生对于国际博物馆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也不必“自我设限”,过分僵化地套用,可以在遵循新定义原则宏观指导下,通过实践验证的方式探寻不同的个性化发展思路。而且随着博物馆及其所依存环境的更新演进,势必还会不断产生新的理念与需求,也会进一步推动国际博协通过对定义的修订与再修订,以指导各国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更好。

随着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加,新时代对博物馆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2025年总体目标中,将“特色鲜明”作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格局的五要素之一,随后陕西、江西、湖南、重庆、甘肃、贵州等省出台的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意见)明确强调,构筑全省博物馆体系、发挥特色博物馆支撑作用。这既是对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回应,也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道路。

一、特色博物馆内涵及时代特征

特色博物馆内涵。关于特色博物馆目前并没有标准的定义,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结合最新发布 的博物馆新定义,我们认为,所谓特色博物馆,是指对具有鲜明特色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进行收藏、保护、研究、阐释和展示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在功能上有一项或多项突出特质,彰显地域或民族特点、文化特征以及行业、专业或藏品类别特色。在行业法规文件中,常被表述为:特色博物馆、行业特色博物馆、特色主题(专题)博物馆,但它们的内涵指向基本一致。

特色博物馆,是相对于传统历史类博物馆而言。下面的分析是建立在以上认识的狭义的特色博物馆范围内展开。

特色博物馆时代特征。“特色性”是特色博物馆存续之本,在当代博物馆的语境下,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主题鲜明、类型丰富、主体多元。

主题鲜明。特色博物馆强调差异化,阐释的主题内容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个性差异往往表现为浓郁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或民族特色等,使社会公众感到特征鲜明。长江水利委员会与武汉市政府联合建设的长江文明馆,其宗旨为保护长江生态、弘扬长江文明。它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展,展示该流域古代茶具、民族性用茶和茶事活动文物等,具有鲜明的流域文明特点。景德镇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明代以来是我国制瓷业中心,充分利用瓷都文化建立起陶瓷博物馆。这些特色鲜明的博物馆均显示出在地文物藏品的特质,可谓独树一帜,是博物馆特色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根基。

类型丰富。目前所言特色博物馆类型不是按照一个分类方法:它既指主办主体的丰富性,所涉层级的多样性,又常常指展示内容的差异性,也被用来指称馆舍建筑来源的多样性。如常被表述为由地方企业、高校兴建,或古建筑改建,或现有博物馆改造重新布展,或遗址型博物馆,等等。这是现阶段特色博物馆实践发展中的一个“特色”,相信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完善会更加科学规范。重庆、新疆、江西依托文物遗址、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文化景观和非遗等建设特色博物馆。

主体多元。指兴办主体不同,投资主体多元化。特色博物馆除了由各级政府兴办,还鼓励社会力量包括各个行业的国有、民营企业以及个人兴办。其建设资金及运营管理资金可采取多种方式吸纳社会资金。文物部门做好备案登记和办馆、业务上的帮扶。

二、特色博物馆建设的意义与作用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伴随我国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历史类博物馆占半壁江山类型单调的结构性弊端越发凸显。其展出的内容往往大而全、小而全,千馆一面已成为发展困扰。千馆千面的特色博物馆可以说是破解突破口。

对照公众需求,目前博物馆发展存在着规模数量提升速度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匹配,建设发展与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不匹配,地域、城乡分布不平衡等问题。而我国历史悠久,地域文化、行业文化、民族文化、农渔文化、民俗文化等林林总总,各具形态,触及社会及群众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色博物馆在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提高服务效能、提供文化服务均等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新兴类型,特色博物馆的建设填补了博物馆领域的空白,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热点。在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下,我国特色博物馆建设逐步铺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优化体系布局,解决博物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新时代博物馆为社会发展赋能,全面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而特色博物馆建设是博物馆事业改革创新的一个着力点,有助于解决博物馆发展的地域性和城乡差异所形成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2005年内蒙古印发了《关于全区特色博物馆体系建设意见》,是我国首个省级部门关于特色博物馆建设的政策性文件,从体系布局、体制功能、投资主体等几个维度勾勒特色博物馆建设愿景,2018年又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特色博物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基本形成文化特征显著、行业特性鲜明、地域特点突出的特色博物馆体系:红色主题博物馆,展示建设成就的恩格贝沙漠博物馆等行业博物馆,展示特色文物的专题博物馆,展示古代建筑和考古遗址的历史博物馆,展示民族风俗和非遗的民俗博物馆。内蒙古原始文化类型丰富并具有特色,在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旧石器文化遗址建立内蒙古原始文化博物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也有助于改善呼和浩特地区博物馆群落布局。(刘兆和,2006)

2018年广西印发了《关于推进特色博物馆建设的实施意见》,部署安排特色博物馆建设体系,如依托沿海、沿边、沿江等区位优势 and 地理空间建立专题博物馆。在湖南的博物馆建设目标中,2025年特色博物馆将达到100个,中小博物馆成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的金色名片。新疆以系列政策对特色博物馆建设予以支持,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为26家特色博物馆授牌。它们分布在全疆,很多建在县里,如英吉沙县小刀博物馆、乌恰县布茹玛汗·毛勒朵成边馆、鄯善县罗布泊历史博物馆等,为推进省域博物馆均衡布局做出贡献。

促进差异化发展,各美其美。在新的历史时期公众对博物馆的多样性有了更高需求,特色博物馆有助于打破馆舍相似度高、内容覆盖面大、特点不鲜明的局面,真正做到各美其美。

近些年内蒙古根据文物资源分布及博物馆建设基础,建立了一系列特色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收藏有大量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受到国际研究者重视。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该馆与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合并,成立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陕西结合周秦

■域外博物馆观察

博物馆年轻赞助人的多元化需求

随着美国各地城市中心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美国博物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人们希望其理事会更年轻、多样化,年轻的赞助人群体正是下一代理事的潜在候选人。

近年来,许多年轻赞助人表示希望博物馆赞助人机构进行改变,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捐款的去向。参加赞助人团体的费用范围不一:位于纽约的机构收费最高,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阿波罗圈(年会费1200—3500美元);达拉斯艺术博物馆的青年赞助人协会(250—500美元)和底特律美术馆的创始人初级理事会收费较低(除个人会员外,年会费50—250美元)。

古根海姆博物馆青年收藏家委员会联合主席杰米·夸德拉(Jaime Cuadra Jr.)说:“古根海姆博物馆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培养和培育年轻收藏家和社区年轻声音的重要

昆虫微距摄影展:闪耀墨西哥城

4月14日至17日,艺术家列文·比斯(Levon Biss)的昆虫微距摄影巡回展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公园(Bosque de Chapultepec)亮相。展览展示了37幅比斯的大幅昆虫微距

汉唐历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建设一批展现陕西乃至中国生态农业、自然科技、医药健康、交通便利、航空航天、工艺美术等发展及彰显延安精神、照金精神、西迁精神的特色博物馆,填补品类空白。贵州对不同类别、层级的博物馆分类指导,深挖特色;支持省级专题博物馆和市级级博物馆特色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创办各类特色专题博物馆、高校和企事业单位依托自身优势建设行业特色博物馆,对特色鲜明的类博物馆做好培育。

有助于系统收集、研究某一类特色藏品。历史遗留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是人类活动信息的幸存者 and 依托物。马克思指出:“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随着物质文明发展、产业调整和社会进步,大量反映历史变迁的文物藏品如果没有专门的收藏保护,或散存各方 or 损坏消逸,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陆建松,2001)。特色博物馆是相关文化遗产收集、保护和研究的有力载体。对相关藏品进行科学研究,揭示其所蕴涵的社会历史、科学技术等信息,为开展全面研究搭建平台,因此特色博物馆也发挥了资料中心的作用。如南京科举博物馆收集科举文物、研究科举文化,打造科举文化研究中心。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伪满洲国史料研究中心。特色博物馆突破传统历史文物界限,收藏、解读从历史走过的特色见证物,使中国博物馆学体系建设具有当代鲜明的发展特征,也日趋完善。

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特色博物馆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征,也能为社会发展赋能。特色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中非常重要、潜力巨大的一支力量。它加速了博物馆与社会多层面的融合。利于激发博物馆的创新活力,承担更多的文化角色,更好地服务社会和社会发 展,为社会带来深远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促进认知的丰富性。特色博物馆具有品类鲜明的藏品、独有的文化视角和审美价值,能促进观众对某类知识、技艺或文化的更完善的认知,日益成为人民生活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广西铜鼓文化、民族民俗文化、茶船古道文化、边关文化、奇石文化、长寿文化等,都有助于受众打开和解读该地域文化所呈现的多面体“魔方”。

三、特色博物馆发展路径的建议

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特色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我国博物馆建设新的增长点。其建设没有现成模式可照搬,需要解放思想,在理论上勇于探索,在实践上大胆尝试。

对一个地区来说,发展特色博物馆首在规划。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为特色博物馆的发展设置了引擎。建设特色博物馆要考虑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重在发掘地域文化多样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渐成体系,无论时间跨度、内容广度还是内涵深度,都是发展特色博物馆无与伦比的养料。省级文物主管部门要做好统筹,把博物馆建设纳入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相关专项规划,发挥它们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作用;做好和旅游结合,其建设要考虑人口密度、交通便利,具有一定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效能。如广西对特色博物馆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用地、水电和物业费方面予以优惠和保障。

做好与重大战略相结合。各省出台的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意见)中,均将博物馆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并“更加融入全国大局”作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部署。加强特色博物馆建设与区域战略、重大文化工程的整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配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内蒙古立项建设黄河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广西将特色博物馆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品牌。特色博物馆植根于在地独特的文化沃土,是群众科学素养、见识情操、审美意趣等的重要养成所,在社会中扮演更丰富、更积极的文化角色。加强特色文化内涵深度挖掘,“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广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博物馆尝试适当延长开放,可“针对特殊人群开放特定空间、特殊藏品、特别资料”,把特色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感染力、凝聚力传播出去,固化下来,转化开去,为创造新文化、打造新风俗、开创新业态、树立新道德,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贡献。同时,博物馆要根据发展宗旨,强化研究特色,建立完备的藏品体系,突出系统化、类别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收藏特色,打造博物馆品牌,提高地方文化的影响。

做好小众细分市场。特色博物馆有的虽然小众,但拥有博物馆的完备功能,在文化市场也深受欢迎,很多是“网红”打卡地、遛娃必去地,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按照新的博物馆定义,特色博物馆所展现的“可及性和包容性”特质以及在“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促进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北京上海的汽车博物馆是车迷族的乐园。组织者造星空演示、天文观测的北京天文馆深受爱星人和社区欢迎。年代感的蒸汽机车、岁月磨就斑驳的车头、斑驳的候车室等构成的情景吸引人们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留影回忆。

建设规模适度化。特色博物馆建设不宜贪大求全,应与藏品数量和观众流量相适应,“能说清一件事就行”,可以是小而美。要从当地实际出发,考虑长远发展,可预留用地,在建设中要考虑不同博物馆的特性和不同需求对象的特点,做到功能完备,体现新的博物馆建设设计理念。同时规划好符合博物馆发展目标 的藏品征集、展览,开展好丰富、富有趣味的社会教育活动。

对外运营中的几个注意点。通过对已开馆的特色博物馆观察,观众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一是有好的讲解,吸引观众去听去看,二是有真正让孩子受益的精心策划的活动,三是有好的体验项目。反映较多问题是:墙面知识太多、文字内容过多过密;展出方式缺乏想象力;互动项目不足;停车、吃饭的便利性。(胡芳,2021年1月29日《中国文化报》)

从历史类博物馆的深耕到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的“入列”,以及特色博物馆理念在博物馆界的全面引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格局。在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化建设中,特色博物馆只有将特色文化、自身建设和政府支持有机结合,才能最大化发挥社会价值,走上广阔的发展之路。

<p>性,它真正体现了博物馆在征集藏品过程中融入年轻声音的价值和方式。”</p> <p>皇后区艺术博物馆理事會主席沃里克表示,将来自不同机构、各行各业的青年赞助人联系起来,最终将改善这些机构的未来。博物馆的管理也可以像策展项目一样富有创造性。</p> <p>【杰西卡·雅各布(JESSICA JACOLBE),2021年11月16日《艺术新闻》,吴佳雯译】</p>	<p>由标本固定在载玻片上,利用不同的灯光拍摄昆虫身体的各部分(约30个)。比斯还通过线上研讨会向观众分享了其艺术创作经历。</p> <p>(吴晓倩译自 blooloop 网站)</p>
--	---